

後漢書集解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後漢書七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范曄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皇甫嵩字義真安定朝那人度遼將軍規之兄子也父節雁門太

守嵩少有文武志介集解何焯曰志介猶言志略先謙曰志介猶志節耳好詩書習弓馬初

舉孝廉茂才續漢書曰舉孝廉為郎中遷太尉陳蕃大將軍竇武

連辟並不到靈帝公車徵為議郎遷北地太守集解錢大昕曰案下文靈帝召羣臣

會議嵩亦與焉似無出守事或已遷而未之官耶初鉅鹿張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

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首過首音式受反符水呪說已療病集解惠棟曰事詳劉

馬傳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已善道

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

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方

集解惠棟曰方袁紀方作坊

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

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呂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

集解通鑑胡注寺門在京城諸官寺舍之門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

荆揚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呂中常侍封譖徐奉

等爲內應約呂三月五日

集解惠棟曰袁紀云五月乙卯

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

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洛陽靈帝呂周

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案驗宮省直衛及百

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

晨夜馳敕諸方一時俱起皆著黃巾爲標幟

幟音尺志反又音試

時人謂之

黃巾亦名爲蛾賊

蛾音魚綺反卽蟻字也諭賊眾多故以爲名集解惠棟曰陳球後碑云蜂聚蟻動仲秋下旬碑

云蛾附春秋傳蛾析音蟻史記五帝紀鳥獸蟲蛾漢書元帝紀蛾羣飛蔽日揚雄傳扶服蛾服皆讀爲蟻殺人已祠天

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集解惠棟曰袁

紀梁作良考異據九州春秋云角弟梁梁弟寶所在燔燒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

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詔敕州郡修理政守簡練

器械自函谷大谷廣城伊闕轅轅旋門孟津小平津諸關並置都

尉

大谷轅轅在洛陽東南旋門在池水之西集解先謙曰廣城官本作廣成

召羣臣會議嵩曰爲宜解

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廐馬已班軍士

集解通鑑胡注西園廐馬卽綠驥廐馬

帝從

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已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

將朱雋其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雋各統一

軍共討潁川黃巾雋前與賊波才戰戰敗

集解通鑑胡注姓潁波姓也其先事王莽爲波

水將軍子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眾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

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

孫子兵法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者也故善出奇無窮如天

地無竭如江海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也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

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田單為齊將守即墨城燕

師攻城田單取牛千頭衣以五綵束矛盾於其角繫火於其尾穿城而出城上大譟燕師大敗事見史記其夕遂大風

嵩乃約敕軍士皆束苴乘城苴音巨說文云束葦燒之使銳士閒出圍外縱火

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

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雋合兵更戰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

嵩都鄉侯嵩雋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黃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脫

於西華並破之西華縣屬汝南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黃巾卜

已於倉亭生禽卜已集解惠棟曰案續漢書卜已為傳變所獲斬首七千餘級時北中

郎將盧植及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並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

之嵩與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宗城縣集解先謙曰注見靈紀梁眾精勇嵩不能

剋明日乃閉營休士召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

赴其陳戰至哺時大破之集解惠棟曰杜預云雞鳴者丑也哺時者申也自雞鳴歷平旦日出陽中食時

日中日映
至哺時也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燒車重三萬

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眾集解先謙曰官本繫作擊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

屍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興攻角弟寶於下曲陽集解

惠棟曰虞溥江表傳典字君業為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張

寶于下曲陽典作圍塹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死而已使諸

將引兵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城守不敢出時

人為之語曰郭君圍塹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為豺虎賴我郭君

不畏強禦轉機之閒敵為又斬之首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

窮虜猗猗惠君實完疆土杜元凱注左傳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集解即拜嵩為左

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並屬扶風合八千戶

召黃巾既平故改年為中平嵩奏請冀州一年田租召贖飢民帝

從之百姓歌曰天下大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

甫兮復安居嵩溫卹士卒甚得眾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帳修立然

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集解先謙曰官本爾作已是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

嵩更已錢物賜之吏懷慚或至自殺

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兵曹有受賂者嵩曰公素廉清

必資用乏也乃出錢賜之由是皆樂爲致死

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亂海內

虛困故信都令漢陽閻忠干說嵩曰

干謂

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

至不旋踵者幾也故聖人順時已動智者因幾已發今將軍遭難

得之運蹈易駭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已保大名乎嵩

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今將軍受鉞於暮春收功於

末冬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淮南子曰凡命將王親受鉞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集解先謙

王官本

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摧強易於折枯消堅甚於湯雪旬月

之間神兵電掃封尸刻石南向已報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雖

湯武之舉未有高將軍者也今身建不賞之功體兼高人之德而

北面庸主何已求安乎嵩曰夙夜在公心不忘忠何故不安忠曰

不然昔韓信不忍一餐之遇而棄二分之業利劍已揣其喉方發

悔毒之歎者機失而謀乖也

前書項羽使武涉說韓信信曰漢王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背之不祥又蒯

通說信令信背漢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曰漢王遇我厚豈可背

之哉後信謀反為呂后所執歎曰吾不用蒯通計為女子所詐豈

非天哉集解惠棟曰陸賈楚漢春秋云項王使武涉說淮陰侯淮

陰侯曰臣事項王位不過郎中官不過執戟乃去楚歸漢漢王賜

臣王案之食巨憫之今主上執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撝

足呂震風雲叱咤可呂興雷電

搗即麾字古通用叱咤怒聲也

赫然奮發因危抵

殲抵音紙

崇恩呂綬先附振武呂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七州之

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響振於後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

罪除羣凶之積雖僮兒可使奮拳呂致力女子可使褰裳呂用命

況屬熊羆之卒因迅風之執哉功業已就天下已順然後請呼上

帝示呂天命混齊六合南面稱制移寶器於將興

寶器猶神器也謂天位也集解

惠棟曰九州春秋請呼上帝作乃燎於上帝寶器作神器

推亡漢於已墜寶神機之至會風發

之良時也夫既朽不雕衰世難佐若欲輔難佐之朝雕朽敗之木

是猶逆坂走丸迎風縱棹豈云易哉且今豎宦羣居同惡如市左氏

傳韓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上命不行權歸近習昏主之下難呂久居史記范蠡

曰大名之下難久居不賞之功譏人側目如不早圖後悔無及嵩懼曰非

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執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黃巾細孽敵非

秦項新結易散難呂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祐逆若虛造不冀之

功呂速朝夕之禍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譏不過放廢

猶有令名死且不朽二句皆左傳之辭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

囚亡去英雄記曰梁州賊王國等起兵劫忠爲主統三十六郡號車騎將軍忠感傷發病死集解惠棟曰註郡當作部蘇與

曰忠恥被辱脅病死事亦見董卓傳彼云韓遂等因廢王國而劫忠與註引英雄記不同會邊章韓遂作亂隴

右明年春詔嵩迴鎮長安呂衛園陵章等遂復入寇三輔使嵩因

討之初嵩討張角路由鄴見中常侍趙忠舍宅踰制乃奏沒入之

又中常侍張讓私求錢五千萬嵩不與二人由此爲憾奏嵩連戰

無功所費者多其秋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

鄉侯二千戶

集解顧炎武曰後漢封國之制有鄉侯有都鄉侯中

侯所食之戶數也梁冀得罪徙封比景都鄉侯是都鄉侯亦必有

所封之地而不言者史略之也蘇輿曰案漢世都鄉侯鄉侯都亭

侯亭侯均有封地其封都鄉侯者如尹勳顯縣侯歸鄉侯鄉侯朱

瑀趙忠呂強均失載封地其封鄉侯者如曹節為長安鄉侯籍建

為汝陰東鄉侯封亭侯者如興渠為高望亭侯曹騰為費亭侯州

輔為葉吉成侯觀州著地者甚多而朱儁封都亭侯千五百戶未

載地名皆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集解洪頤煊曰靈帝紀作復

拜嵩為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

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

滅全滅之執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

兵是已先為不可勝已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

不足我攻有餘孫子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

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

女三宮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

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

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執也夫執非九天攻者

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

城我可不煩兵動眾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

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眾疲敝果自解去

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歸眾勿迫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

國是迫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鬪蜂虿有毒皆左氏傳文況大眾乎嵩

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

眾也國眾且走莫有關志已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

為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由是忌嵩

明年卓拜為并州牧詔使呂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鄭音歷集解惠棟曰

袁紀作遷又作麗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

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執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

請此逆命也又曰京師昏亂躊躇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

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集解通鑑胡注嵩討王國時爲督故曰元帥杖國威曰討之

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

也春秋左氏傳曰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集解王補曰通鑑不作違命雖罪故胡注卓不釋兵爲違命嵩擅討卓爲專誅不

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曰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

及後秉政初平元年乃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嵩將行長史

梁衍說曰漢室微弱閭閻亂朝董卓雖誅之而不能盡忠於國遂

復寇掠京邑廢立從意今徵將軍大則危禍小則困辱今卓在洛

陽天子來西曰將軍之眾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發命海

內徵兵羣帥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從遂就徵

集解通鑑胡注嵩前不能從兄子鄴之言今又不從衍之策自揣其才不足以制卓故也有司承旨奏嵩下吏

將遂誅之嵩子堅壽與卓素善自長安亡走洛陽歸投於卓卓方

置酒歡會堅壽直前質讓責曰大義也質正叩頭流涕坐者感動皆

離席請之卓乃起牽與共坐使免嵩囚復拜嵩議郎遷御史中丞

及卓還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風令御史中丞以下皆拜曰

屈嵩風音諷謂既而抵手言曰義真備未乎備音服說文曰備牛

朔人又有此言音備嵩笑而謝之卓乃解釋獻帝春秋曰初卓為前將軍嵩

及嵩拜車下卓曰可以服未嵩曰安知明公乃至於此是卓曰鴻鵠

固有遠志但燕雀自不知耳嵩曰昔與明公俱為鴻鵠但明公今

日變為鳳凰耳集解汪文臺曰魏志卓傳注張璠漢記云卓抵其

手謂嵩曰義真怖未乎嵩對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慶方至何怖

之有若注刑以逞將天下皆懼及卓被誅曰嵩為征西將軍又遷

車騎將軍其年秋拜太尉冬己流星策免續漢書曰以復拜光祿

大夫遷太常尋李傕作亂嵩亦病卒贈驃騎將軍印綬拜家一人

為郎嵩為人愛慎盡勤集解劉放曰案文愛非所以配前後上表

慎當是畏字勤又當在盡字上

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又折節下士門

無留客

言汲引之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嵩時人皆稱而附之堅為三公以身起于汗馬常折節下士

壽亦顯名後為侍中辭不拜病卒

朱雋字公偉會稽上虞人也少孤母常販緇為業雋曰孝養致名

為縣門下書佐好義輕財鄉閭敬之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

郡庫錢百萬曰為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已備雋乃竊

母緇帛為規解對

規被錄占對雋為備錢以解其事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規字公圓太守唐鳳命為功曹鳳

中常侍衡之從兄

時中官專行貪暴規諫曰明府以負薪之才受

剖符之任所謂力弱

不惟顛蹶方今聖治在上不容稅政明府以

教人之職行桀紂之暴

鳳怒縛規捶于閣內鳳後果以檻車徵華

嶠後漢書云規除臨湘令

長沙太守穆徐二月行縣敕諸縣治道

規以方春向農民多劇務

不欲奪人良時徐出督郵規即委官而去徐憮然有媿色遣功曹賁印綬檄書謝請還規謂功曹曰穆府

君愛馬蹄不重民力

徑逝不顧移一作程汪

母既失產業深恚責

之雋曰小損當大益初貧後富必然理也本縣長山陽度尚見而

奇之薦於太守韋毅稍歷郡職後太守尹端曰雋為主簿熹平二年端坐討賊許昭失利爲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閒行輕齎數百金到京師賂主章吏

集解惠士奇曰前書百官志有主章章本也此主章所主者章奏

遂得

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降免而不知其由雋亦終無所言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再遷除蘭陵令政有異能爲東海相所表會交趾部羣賊並起牧守輒弱不能禁又交趾賊梁龍等萬餘人與南海太守孔芝反叛攻破郡縣光和元年卽拜雋交趾刺史令過本郡簡募家兵及所調

家兵童僕之屬謂調發之集解顧炎武曰古之爲將者必有素豫

之卒春秋冉求以武城人三百爲已徒卒此家兵之證也惠棟曰案左傳宣十二年傳云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杜預云族家兵此證爲實

合五千人分從兩道而入旣到州界按甲不前先遣

使詣郡觀賊虛實宣揚威德曰震動其心旣而與七郡兵俱進逼之遂斬梁龍降者數萬人旬月盡定曰功封都亭侯千五百戶賜

黃金五十斤徵爲諫議大夫及黃巾起公卿多薦雋有才略拜爲

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

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曰功歸雋於是進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

將時南陽黃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眾數萬殺郡守褚貢補注先謙

曰官本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集解惠棟曰習鑿齒襄陽耆舊記云

貢作袁頡字初起賊更曰趙弘爲帥眾浸盛遂十餘萬據宛城雋與荊州

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

奏欲徵雋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

乃能克敵史記曰白起郢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

明年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樂毅趙人也賢而好兵燕昭王以爲亞卿後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雋

討潁川已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

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雋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

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已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

南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書云修攻具曜兵於西南賊悉眾赴之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

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集解惠棟曰時超爲別部司馬

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執異者昔秦項之際民

無定主故賞附已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繼降無已勸

善討之足已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雋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

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已死

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

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

出戰雋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

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眾懼不自安復已孫夏爲帥還屯宛中雋

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

西鄂故城在今鄧州西城縣南精山在其南

郡國志云南陽西鄂有精山朱傳破孫夏處李吉甫云山在南

在鄧州南陽縣西北二十七里先謙曰西鄂注見陳俊傳復斬萬

餘級賊遂解散明年春遣使者持節拜雋右車騎將軍振旅還京

師曰爲光祿大夫增邑五千更封錢塘侯

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

來者雲集塘未成而謫不復取皆遂棄土石而去塘以之成也集

解劉攽曰注華信義立此塘案文義當作議何焯曰錢唐自秦有

此名以唐爲塘乃俗字耳注家誤信水經注故引此惠棟曰錢唐

鄉侯也御覽引錢唐記此下又云既過絕湖漁一境蒙利縣遷治

餘姚王莽時縣名泉亭於是改名錢塘百姓懷德立碑塘所至今

猶在又錢塘記云防海大塘昔議曹華信象家富乃加位特進曰

議立此塘云云注所引有脫文劉氏刊誤亦未得也

母喪去官

集解惠棟曰孔融會稽記云永興縣東五十里有洛思山漢太尉朱公雋爲光祿大夫時遭母哀欲卜墓此土

將歸洛下冢師相地冢師云去鄉既遠歸思常深忽極目千里北

望京洛遂縈咽而死葬山頂故以爲名蘇輿云光祿大夫非要職

故聽其去官太傅相馬以母起家復爲將作大匠轉少府太僕自

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也

黃巾賊後復有黑山黃龍白波左校郭大賢于氏根青牛角

集解惠棟

曰魏志作張牛角博陵人也張白騎劉石左髭集解先謙曰惠按本作丈八

惠棟曰張璠漢紀作文入平漢集解先謙曰即老髭惠氏已辯其非丈八集

雷公謂聲大者為張雷公浮雲飛燕白雀楊鳳干毒五鹿李大

目白繞畦固集解惠棟曰苦晒之徒九州春秋晒作並起山谷閒

不可勝數其大聲者稱雷公騎白馬者為張白騎輕便者言飛燕

多髭者號于氏根左氏傳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大眼者為大目

如此稱號各有所因大者二三萬小者六七千賊帥常山人張燕

輕勇趨捷故軍中號曰飛燕善得士卒心乃與中山常山趙郡上

黨河內諸山谷寇賊更相交通眾至伯萬號曰黑山賊集解惠棟

有黑山衛州衛縣漢朝歌縣也縣西北河北諸郡縣並被其害朝廷不能

討燕乃遣使至京師奏書乞降遂拜燕平難中郎將使領河北諸

山谷事歲得舉孝廉計吏燕後漸寇河內逼近京師於是出雋為

河內太守將家兵擊卻之其後諸賊多爲袁紹所定事在紹傳復拜雋爲光祿大夫轉屯騎尋拜城門校尉河南尹時董卓擅政已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曰爲己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己成山東之望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已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雋守洛陽而雋與山東諸將通謀爲內應旣而懼爲卓所襲乃棄官奔荊州卓曰弘農楊懿爲河南尹守洛陽雋聞復進兵還洛懿走雋曰河南殘破無所資乃東

屯中牟移書州郡請師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
稍有所給謙乃上雋行車騎將軍董卓聞之使其將李傕郭汜等
數萬人屯河南拒雋雋逆擊爲雋汜所破雋自知不敵留關下不
敢復前及董卓被誅雋汜作亂雋時猶在中牟陶謙曰雋名臣數
有戰功可委曰大事乃與諸豪桀共推雋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
討李傕等奉迎天子乃奏記於雋曰徐州刺史陶謙前揚州刺史
周乾琅邪相陰德東海相劉熾熾音巨眉反彭城相汲廉北海相孔融
沛相袁忠太山太守應劭汝南太守徐璆前九江太守服虔博士
鄭玄等敢言之行車騎將軍河南尹莫府蔡質典職儀曰諸州刺史上郡并列卿府言敢
言之集解劉放曰案刺史在郡上何緣有上郡之文蓋本言刺史并郡上列卿府云云錢大昕曰是時康成避地徐州陶謙以師友
待之故與謙同列名中平五年康成與荀爽韓融等竝以博士徵雖未就職猶以博士稱之也惠棟曰論衡云郡言事二府曰敢言
之上司空國家旣遭董卓重曰李傕郭汜之禍幼主劫執忠良殘敝

亂故仍止不出留拜大司農獻帝詔雋與太尉楊彪等十餘人譬郭汜令與李傕和汜不肯遂留質雋等雋素剛即日發病卒子皓亦有才行官至豫章太守

論曰皇甫嵩朱雋並曰上將之略受服倉卒之時春秋左氏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牘戎有受服服宜社之肉也爾雅曰舉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於社然後出謂之宜及其功成師剋

威聲滿天下值弱主蒙塵獷賊放命斯誠葉公投袂之幾翟義鞠

旅之日新序曰楚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闔為王王子闔不肯劫之以刃王子闔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

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潔其行也今子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葉公子高率楚眾以誅白公而反惠王於國投袂奮袂也言其怒也左氏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翟義方進之子舉兵將誅王莽事見前書詩曰陳師鞠

底鄭玄注云鞠告也故梁衍獻規山東連盟而舍格天之大業蹈匹夫之小

諒卒狼狽虎口為智士笑山東連盟謂上云羣師及袁氏也書稱伊尹格于皇天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

之為諒也莊子曰孔子見盜跖退曰吾幾不免虎口巢解王補曰此與岳侯班師同歎豈天之長斯亂也何

智勇之不終甚乎前史若平原華嶠稱其父光祿大夫表華嶠譜

字偉容歆之子也年每言其祖魏太尉歆魏志曰歆稱時人說皇

甫嵩之不伐汝豫之戰歸功朱雋張角之捷本之於盧植收名敏

策而已不有焉敏策不蓋功名者世之所甚重也誠能不爭天下

之所甚重則怨禍不深矣集解惠棟曰以如皇甫公之赴履危亂

而能終已歸全者其致不亦貴乎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斯亦行

身之要與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集解王補曰嵩為規

人為上將名臣堪抗斯難也乃梁衍迎接至尊之謀不行於卓在

洛陽天子西來之頃陶謙等奏記同討李傕奉迎天子復見拒於

董卓被誅李傕繼亂之日機宜屢失大事去矣曹操起而劫持幼

主威福自由帝遂以山陽公卒於魏哀哉傳董卓而先以嵩雋其

范史微意贊曰黃妖術發嵩乃奮鉞孰是振旅不居不伐老子曰功雋捷陳

穎亦弭于越謂平許昭也于語辭猶云句吳之類矣集解何焯曰

新梁龍非平許昭注誤平許昭乃

主

傳集解先謙曰言肅王命竝遵屯蹙蹙猶頭也

皇甫嵩朱雋列傳第六十一

總

後漢書七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一校補

皇甫嵩傳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

案此亦後世臨時募勇所自防

田單之功可成也注衣以五綵

官本綵作采同

封尸刻石

案封尸本左傳築武軍而封晉尸即指上文築京觀於城南也原尸謬為凡已正官本不誤又魏志賈詡傳注

引作封尸以封侯為封尸語殊費解當亦尸之謬

而棄三分之業注三分天下

官本三作參與前漢書台利劍曰揣其喉作已

蹈流漳河飲馬孟津誅閹官之罪

錢大昭曰魏志賈詡傳注流作賁官作宦

忠知計不行因亡去

柳從辰曰袁紀云忠佯狂為巫

注忠感傷發病死

官本傷作憤案董卓

傳又作悲忠妄人好亂見嵩一戰而勝遂進奸謀不過欲假嵩以自取利卒之為賊所奉而尺寸不能以自伸然後知天下事未易言感悲而死宜也嵩之不為所惑固自知甚審抑河外之地自古帝邱兩漢相承威靈近接故家遺俗羞附亂人袁紹據之不從沮授田豐之謀速迎天子亡不旋踵曹氏挾天子以自重再世而後有之嵩如倉卒反兵取死無救矣

更封都鄉侯二千戶集解顧炎武曰

至皆史略文案續志所稱但有鄉侯亭侯所

謂功大者食縣小者食鄉亭是也都鄉都亭蓋猶是鄉侯亭侯
加都字者疑制如古之甸侯留京都耳但前書王子侯表有都
鄉孝侯景國在東海而前志東海郡無此國惟常山郡前樓志
均有都鄉侯國則亦縣侯非鄉侯也但嵩降封作鄉侯為是
小則困辱困原譌困已正官本不誤

義真備未乎注說文曰曰原譌由已正官本注不誤今河朔人又有此言音備
官本又作猶是案言何朔人問服未乎音猶不作服而作備亦
是備字明卓當時驕橫故為土俗語以戲侮嵩嵩因笑而謝之
也

嵩亦病卒官本亦作以

朱雋傳朱雋官本雋皆作雋多人旁案閣本雋亦原作雋乃譌字據說文正

後太守徐珪舉雋孝廉柳從辰曰袁紀太守徐珪為州所誣奏郡吏謀賂宦官雋曰明府為州所枉不思奮

命而欲行賂以穢清政是有君無臣也今州自有賊污而求郡
纖介抱罪誣人雋具知之請詣京都無以賂為也雋乃疾馬先
至告刺史罪章即下乃徵刺史珪事得解由是顯名舉孝廉為
尚書郎案此與雋賂主章吏以救尹端前後若相反而於雋之
性剛好急人難則尤近也蓋事各有當且賂主
章吏使刊正州奏之過當與乞奄宦自不同

簡募家兵

柳從辰曰袁紀云將家兵二千人今案漢世言家兵者此為最著矣雋起孤寒而為郎令何以有此疑先世本

亦將家史

失載也

既到州界至

降者數萬人柳從辰曰袁紀作至州界斬蒼梧太守陳紹遣使喻以利害降者數萬人與本傳

互有詳略

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

官本潁皆誤潁

已有功效

官本已有作已是

雋因急擊宏斬之

柳從辰曰袁紀詔切責雋雋懼誅乃急擊宏大破斬之封雋上虞侯

追至西鄂精山注在今鄧州西城縣南

官本注西作向是

更封錢塘侯注錢塘今杭州縣也

唐錢塘縣今杭州府錢塘縣全境及仁和縣西境皆是

集

解惠棟曰錢塘鄉侯也

案傳不言鄉侯惠以續志不載錢塘侯國斷為鄉侯耳然前志錢唐為縣屬會稽郡續志不載固是已省但本書獨行傳載就會稽上虞人仕

郡倉曹薛安收就於錢塘縣獄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是後漢又明明有錢塘縣矣循吏傳載寵由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

轉為宗正大鴻臚延熹四年代黃瓊為司空事在桓帝時蓋中

興初併省桓帝復置靈帝時改侯國獻帝西遷而後地人於吳
仍為縣改屬吳郡沈約宋志猶以錢唐為漢舊縣不云吳復置
可知復不自吳則錢塘侯固是縣侯續志據順帝時版御覽引
籍尚未復耳惟周壽昌疑併省在順帝時則恐未確御覽引
錢唐記至亦未得也語也御覽七十四引錢唐記作華信家富

無象字既過絕湖
漁作過絕潮流

左髭集解先謙曰至

己辯其非

謹案惠棟補注出老髭云通鑑作
左髭案袁紹傳作左是惠所據係

北宋本惠以作左
為是則作老非

丈八集解惠棟曰張璠漢記作文八

案袁紹
傳亦作

文

掾哉注九州春秋作緣哉

通鑑作
緣城

干毒

案袁紹傳問本亦作干毒官本
干皆作干與魏志合通鑑作干

故顏子願不伐善為先注論語曰顏回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官本
無注

集解王補曰至

其范史微意所在乎

案董卓惟汜之亂大臣橫
被誅夷惟嵩雋雖為賊臣

所忌猶得以功名終蓋亦各有善全之道焉至於就徵不避患
同為純臣之大節范史傳二子於卓前本以著臣道之終而賦

逆節諸臣也乃又惜其智勇不終是其識出華嶠下也白公亂楚而黜惠王其執己不順且五百人不可得其爲賊抑易制列國之賊又非可以語於天下之賊翟義覆轍可再蹈乎蔚宗之敗肇於此矣且夫欲爲曹操之事而又欲反操之所行未有能濟者也袁氏陶謙皆非可與共事之人使嵩從梁衍之說而拒徵已無以異於董卓雋受陶謙之戴而迎帝亦不免卒爲劉虞何如甘屯覽肅王命乎

董卓列傳第六十二

後漢書七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董卓字仲穎

卓別傳曰卓父君雅爲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故卓字仲穎旻字叔穎集解劉放曰案注言卓與弟旻

生潁川明當作潁

隴西臨洮人也性麤猛有謀少嘗遊羌中盡與豪帥相

結後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爲殺耕牛與其宴樂豪帥

感其意歸相斂得雜畜千餘頭已遺之由是呂健俠知名爲州兵

馬掾常微守塞下

說文曰微巡也前書曰仲穎巡微京師音義曰所謂遊微備盜賊

卓膂力過人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

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藏弓謂之鞬左氏傳云右屬梁鞬

爲羌胡所畏

桓帝末呂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

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緣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己有者則士功

者雖已其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稍遷西域戊己校尉坐事免後

爲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中平元年拜東中郎將持節代盧植擊張

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集解惠棟曰江表傳卓不從鉅鹿太守郭典計故敗其冬北地先零

羌及枹罕河關羣盜反叛遂共立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李文侯

爲將軍殺護羌校尉冷徵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獻帝春秋

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

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使王國等便劫質約等

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

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戶侯約允被購約改

爲遂允改爲章集解劉放曰注陳懿勸之使使專任軍政共殺金

王國案此王字當作往字陳懿勸約使往也使專任軍政共殺金

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明年春將數萬騎入寇三輔侵逼園陵託

誅宦官爲名詔曰卓爲中郎將副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征之嵩已

無功免歸而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曰司空張溫爲車騎將軍

假節執金吾袁滂爲副袁宏漢記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

人短當權寵之盛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

立於朝故愛惜不及焉拜卓破虜將軍與盪寇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并諸郡

兵步騎合十餘萬屯美陽美陽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北集已衛

園陵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

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已爲不祥欲歸金城卓聞

之喜明日乃與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章

遂敗走榆中榆中縣屬金城郡故城在今蘭州溫乃遣周慎將三

萬人追討之溫參軍事孫堅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即孫權之父

帝時陶謙幽州刺史參司空軍事車騎將軍張溫說慎曰賊城中

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已大兵繼後賊必

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

軍圍榆中城而章遂分屯葵園狹反斷慎運道慎懼乃棄車重而

退集解惠棟曰山陽公載記云卓謂長史劉艾曰孫堅隨周慎行

當於外運畏慎大兵不敢輕與堅戰而堅兵足以斷其運道兒曹
用必還羌谷中涼州或能定也溫不能用自收金城壞其外垣馳
使語溫自以克在旦夕溫時亦以計中溫時亦使卓將兵三萬討
也而渡遼兒果斷葵園慎棄輜重走

先零羌卓於望垣北望垣縣屬天水郡集解通鑑胡注望垣縣屬
漢陽郡陳壽三國志云望垣峽名先謙曰今

秦州為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度水中僞立鴈已

為捕魚而潛從鴈下過軍續漢書鴈字作堰其
字義則同但異體耳比賊追之決水已

深不得度時眾軍敗退唯卓全師而還集解惠棟曰魏志云時六
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

全眾屯於扶風封釐鄉侯邑千戶釐縣故城在今雍州武功縣字
或作郃音台集解惠棟曰山陽

公載記云孤昔與周慎西征慎圍邊韓於金城孤語張溫求引所

將兵為慎作後駐溫不聽孤上言其形勢知慎必不克溫又使孤

討先零叛以為西方可一時蕩定孤皆知其不三年春遣使者持

然而不得止後果如孤策其以此封都鄉侯也

節就長安拜張溫為太尉三公在外始之於溫其冬徵溫還京師

韓遂乃殺邊章及伯玉文侯擁兵十餘萬進圍隴西太守李相如

反與遂連和共殺涼州刺史耿鄙而鄙司馬扶風馬騰典略曰騰
字壽成扶

風茂陵人馬援後也長八尺餘身體亦擁兵反叛又漢陽王國自洪大面鼻雄異而性賢厚人多敬之

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共推王國為主悉令領其眾寇掠三輔

五年圍陳倉乃拜卓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韓遂等復

其廢王國而劫故信都令漢陽閼忠英雄記曰王國等起兵劫忠為主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

軍使督統諸部忠恥為眾所脅感患病死遂等稍爭權利更相殺

害其諸部曲並各分乖六年徵卓為少府不肯就集解惠棟曰劉

年徵少府六年為并州牧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及秦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

畢稟賜斷絕前書音義曰牢稟食也古者名稟為牢集解蘇與曰謂牢直不備也公孫瓚傳錢不備畢宦者張讓傳有

錢不畢者妻子饑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敵腸狗態言羌胡或至自殺

惡情態如狗也續漢書敝作慙方言云慙惡也臣不能禁止輒將

順安慰增異復上如其更增異志當復聞上集解通鑑胡注漢靈帝建甯二年魯相史晨祠孔廟奏後云增異輒

上光和二年樊毅復華下民租口算奏後云增異復上此蓋當時奏文結末之常語蓋言繼今事有增於此者異於此者將復奏上

也朝廷不能制

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制字監本誤作爾從宋本改

頗呂爲慮及靈帝寢

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呂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旣無

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彌久戀臣畜

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垂於是駐兵河東

呂觀時變及帝崩大將軍何進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太后

不許乃私呼卓將兵入朝呂脅太后卓得召卽時就道並上書並

兼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倖承寵濁亂海內

集解王補曰臣聞揚湯

止沸莫若去薪

前漢枚乘上書曰欲湯之滄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滄音測亮反寒也

潰癰雖痛勝於內食

集解通鑑胡注言癰疽蘊結破之雖痛勝於內食肌肉浸淫滋大也王補曰典略此下有

及溺呼船悔

之無及二句昔趙鞅與晉陽之甲已逐君側之惡人

公羊傳曰晉趙鞅取晉陽

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爲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

人曷爲以叛言之無君命也集解劉放曰注荀寅與士吉射者曷

爲君側之惡人案公羊當更有荀寅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鳴鍾

鼓者

士吉射五字下又更須有者也二字

聲其罪也論語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典略載卓表曰張讓等怡慢
天常擅操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高獲千金下數百
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請收讓等已清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虎
使變氣上蒸妖賊蜂起

賁中郎將袁術乃燒南宮欲討宦官而中常侍段珪等

山陽公載記段字作

殷劫少帝及陳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遠見火起引兵急進未明到

城西聞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見卓將兵卒至恐怖涕泣

典略曰帝

望見卓涕泣羣公謂卓有詔卻兵卓曰公諸人爲國大臣
不能匡正王室至使國家播蕩何卻兵之有遂俱入城

卓與言

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曰王爲賢且爲董太后

所養卓自己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初卓之入也步騎不過三千

自嫌兵少恐不爲遠近所服率四五日輒夜潛出軍近營明日乃

大陳旌鼓而還已爲西兵復至洛中無知者尋而何進及弟苗先

所領部曲皆歸於卓卓又使呂布殺執金吾丁原而并其眾

英雄記曰

原字建陽爲人嚴略有勇善射受

卓兵士大盛乃諷朝廷策免司

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志曰以久不雨策免漢官僕曰弘字于高安眾人

因集議廢立百僚大

會卓乃奮首而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已為政皇帝閭弱不

可已奉宗廟為天下主今欲依伊尹霍光故事更立陳留王如何

公卿已下莫敢對卓又抗言

抗高也

曰昔霍光定策延年案劍有敢

沮大議皆已軍法從之坐者震動

前書昭帝崩霍光迎立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光召

丞相已下會議莫敢發言田延年前

尚書盧植獨曰昔太甲既立

離席案劍曰羣臣有後應者請斬之

不明尹放諸桐宮集解先謙曰官本注未有也字

昌邑罪過千

餘故有廢立之事

昌邑王凡所徵發一千一百二十七事

今上富於春秋行無失德

非前事之比也卓大怒罷坐明日復集羣僚於崇德前殿遂脅太

后策廢少帝

集解王補曰此卓矯董卓太后策也范書及袁紀並言卓脅何太后為廢帝策

曰皇帝在喪

無人子之心威儀不類人君今廢為弘農王乃立陳留王是為獻

帝又議太后

靈帝何皇后

賊迫永樂太后

孝仁董皇后靈帝之母

至今憂死逆婦

姑之禮無孝順之節

左傳曰婦養姑者也

遷於永安宮

集解王補曰魏

志董卓傳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此策全異

遂曰弒崩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加節傳斧

鉞虎賁更封鄜侯

傳音直戀反鄜今岐州縣

卓乃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

鈇鎖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曰從人望於是悉復蕃

等爵位擢用子孫尋進卓為相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母為池

陽君置丞令

集解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是時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

帛財產家家殷積卓縱放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

之搜牢

言牢固者皆搜索取之也一曰牢渡也二字皆從去聲今俗有此言集解惠士奇曰帝牛在滌注云搜除與搜牢同

義皆去聲讀匿養牢中謂之搜一作趙即搜牢也惠棟曰郭孔大云貴州俗云打牢周壽昌曰案上卓奏言牢直不畢注牢廩食也

古者名廩牢劉虞傳而牢廩通懸注牢賈直也是搜牢者搜掠資物以為廩食似不得如注言

人情崩恐不保朝

夕及何后葬開文陵

靈帝陵

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亂公主妻略宮

人虐刑濫罰睚眦必死羣僚內外莫能自固卓常遣軍至陽城時

人會於社下悉令就斬之駕其車重載其婦女已頭繫車轅歌呼

而還又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

馬之屬已充鑄焉

鍾虞以銅爲之故賈山上書云懸石鑄鍾虞前

以猛獸爲飾也武帝置飛廉館音義云飛廉神禽身似鹿頭如爵

有角蛇尾又如豹文明帝永平五年長安迎取飛廉及銅馬置上

西門外名平樂觀銅馬則東門京所作致於金馬門外者也張璠

紀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橦卓亦取之集解惠棟曰潘岳關

中記云秦取天下兵器鑄以爲銅人十二置之諸宮漢時皆在長

安卓壞以爲錢餘二人徙在青門裏東宮前鍾虞四枚皆在漢高

祖廟故貨賤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使人用

錢大五分無文章內時人已爲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鑄銅人

外無輪郭不磨鑄

三輔舊事曰秦王立二十六年初定天下稱皇帝大人見臨洮身

長五丈迹長六尺作銅人以厭之立在阿房殿前漢徙長樂宮中

大夏殿前史記曰始皇鑄

天下兵器爲十二金人

卓臨洮人也而今毀之雖成毀不同凶

暴相類焉卓素聞天下同疾闕宦誅殺忠良及其在事雖行無道

而猶忍性矯情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琬侍中汝南伍

瓊英雄記秘作慈字仲遠武威人瓊字德瑜秘音秘集解錢大昕曰王戀茲云漢時尚書六曹止稱尚書不以曹名官也吏部則

東漢初無此稱此范史之誤子案靈帝末梁鵠為選部尚書見續漢百官志注而蜀志許靖傳亦云以漢陽周慈為吏部尚書似漢

末已有吏部之稱矣章懷注引英雄記云周慈武威人此與蜀志俱云漢陽未知孰是惠棟曰袁宏紀云侍中周慈魏志亦作慈又

魏志云城門校尉汝南伍瓊校尚書鄭公業公業名泰餘人皆書名長史何顒等

曰處士荀爽為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為列卿幽滯

之士多所顯拔曰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英雄記馥字文節潁川人侍中劉岱

為兗州刺史吳志曰劉岱字公山東萊牟平人陳留孔伉為豫州刺史英雄記伉字公緒九

州春秋仙為曹潁川張咨為南陽太守獻帝春秋咨作資後為孫堅所殺卓所親愛並不

處顯職但將校而已集解通鑑胡注將校尉初平元年馥等到官與袁

紹之徒十餘人各興義兵同盟討卓而伍瓊周玢陰為內主初靈

帝末黃巾餘黨郭太等復起西河白波谷轉寇太原遂破河東百

姓流轉三輔號為白波賊眾十餘萬卓遣中郎將牛輔擊之不能

卻及聞東方兵起懼乃鳩殺弘農王欲徙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

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玘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

卓初入朝二子勸用善士故相從而諸君到官舉兵相圖此二君

賣卓卓何用相負遂斬瓊玘而彪琬恐懼集解王會汾曰監本無琬字案上下文皆彪琬

並言此不應獨舉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請已不及

爲罪集解從宋本增劉放曰案文當云請不以及罪多爲字又倒以字卓既殺瓊玘旋亦悔之故表彪

琬爲光祿大夫於是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營寺

焚滅無餘是時唯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便時謂時日吉便後移

未央宮於是盡徙洛陽人數百萬口於長安步騎驅蹙更相蹈藉

饑餓寇掠積尸盈路卓自屯留畢圭苑中悉燒宮廟官府居家二

百里內無復孑遺集解劉放曰官府居家案文少一人又使呂布

發諸帝陵及公卿已下冢墓收其珍寶集解惠棟曰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

不發掘至乃燒取玉柙金鑊體骨并盡王補曰縱兵發掘帝陵滔天之罪漢之董卓唐之溫韜一也韜賜死於德州卓然膺於郿隄天道固時長沙太守孫堅亦率豫州諸郡兵討卓卓先遣將徐榮不夷矣

李蒙四出虜掠榮過堅於梁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與戰破堅生禽潁川太

守李旻亨之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卓攻得李旻張安畢圭苑中

卓所得義兵士卒皆曰布纏裹倒立於地熱膏灌殺之時河內太

守王匡英雄記曰匡字公節泰山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屯兵河陽津將曰圖卓卓遣疑

兵挑戰而潛使銳卒從小平津過津北破之死者略盡明年孫堅

收合散卒進屯梁縣之陽人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梁縣西卓遣將胡

軫呂布攻之布與軫不相能軍中自驚恐士卒散亂九州春秋曰卓以東郡太

守胡軫爲大督呂布爲騎督軫性急豫宣言今此行也要當斬一

青綬乃整齊耳布等惡之宣言相警云賊至軍中大亂奔走集解

惠棟曰英雄記云軫字文才堅追擊之軫布敗走卓遣將李傕詣堅求和堅拒

絕不受進軍大谷距洛九十里大谷口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北出對洛陽故城張衡東京賦云

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卓自出與堅戰於諸陵墓間卓敗走卻屯澠

池聚兵於陝堅進洛陽宣陽城門洛陽記洛陽城南面有四門從東第三門集解劉放曰注從東

第三門案文少更擊呂布布復破走堅乃埽除宗廟集解惠棟曰吳書云堅入

洛陽埽漢宗廟祠以太牢平塞諸陵分兵出函谷關至新安澠池間已截卓後

卓謂長史劉艾曰關東諸將數敗矣無能爲也唯孫堅小慙說文

愚也音諸將軍宜慎之乃使東中郎將董越屯澠池中郎將段熲

屯華陰典略曰熲在華陰特修農事天子東還熲迎貢饋周急魏志曰武威人也熲音壹同反集解惠棟曰西嶽華山堂闕

碑銘云鎮遠將軍領北地太守閭鄉亭侯段君熲中郎將牛輔屯

安邑其餘中郎將校尉布在諸縣已禦山東卓諷朝廷使光祿勳

宣璠璠音煩又音甫袁反持節拜卓爲太師位在諸侯王上乃引還長安百

官迎路拜揖卓遂僭擬車服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轎時人號竿摩

車言其服飾近天子也金華以金爲華飾車也爪者蓋弓頭爲爪形也轎音甫袁反廣雅云車箱也畫爲文

彩續漢志曰幡長六尺下屈廣八寸又云皇太子青蓋金華蚤畫幡竿摩謂相逼近也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

昱爲左將軍封鄂侯兄子璜爲侍中中軍校尉皆典兵事於是宗

族內外並居列位其子孫雖在髡鬻男皆封侯女爲邑君集解惠棟曰英

雄記云卓侍妾懷抱中子皆封侯弄以金紫孫女名白時尙未笄封爲渭陽君卓別傳曰卓孫年七歲愛以爲己子爲作小鎧胃使

騎馱駿馬與玉甲一具俱出入以爲數與百官置酒宴會浮樂縱

恣乃結壘於長安城東曰自居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郡國志卓宅在永和里掘地輒得金玉寶玩

又築塢於郿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今案塢舊基高一丈周迴一里一百步集解惠棟曰風俗

通云營居曰塢安古切英雄記云郿去長安二百六十里積穀爲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

下不成守此足已畢老常至郿行塢公卿已下祖道於橫門外音橫

光卓施帳幔飲設誘降北地反者數百人於坐中殺之先斷其舌

次斬手足次鑿其眼目曰鑊煮之未及得死偃轉杯案閒會者戰

慄亡失匕箸而卓飲食自若諸將有言語蹉跌便戮於前又稍誅

關中舊族陷呂叛逆時太史望氣言當有大臣戮死者卓乃使人

誣衛尉張溫與袁術交通遂咎溫於市殺之呂塞天變前溫出屯

美陽令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

時孫堅為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集解惠棟曰魯語臧文仲云大刑用甲兵韋昭云謂臣有大逆

則被甲聚兵而誅之若今陳軍也溫曰卓有威名方倚呂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

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眾未有

不斷斬已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史記齊景公時晉伐阿鄆而燕侵河上以司馬穰苴

為將軍使龍臣莊賈監軍賈期後至穰苴斬以徇三軍鄆音絹魏絳戮楊干魏絳晉大夫楊干晉公弟會諸侯於曲梁

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事在左傳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

猶懷忌恨故及於難溫字伯慎漢官儀曰溫穰人集解先謙曰少官本字作子何焯校本子改字少

有名譽累登公卿亦陰與司徒王允共謀誅卓事未及發而見害

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害字考證曰諸本同何焯校本見下有害字越騎校尉汝南伍孚謝承書曰孚字德瑜

汝南吳房人質性剛毅勇壯好義力能兼人集解何焯曰字與瓊疑是一人因其被害時人造此事以歸之耳裴注中採謝承書亦致疑及此惠棟曰裴松之云字字及本郡則與瓊同而致死事乃與字異也不知字爲瓊之別名爲別有伍字也蓋未詳之依傳則字與瓊爲兩人也忿卓凶毒志手刃之乃朝服懷佩刀召見卓字語畢辭

去卓起送至閤召手撫其背字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奮得免急

呼左右執殺字而大誦誦罵也音許豆反曰虜欲反耶字大言曰恨不得

磔裂姦賊於都市磔車裂之也音丁格反獻帝春秋磔作車召謝天地言未畢而斃時

王允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扶風人博達無不通天子都許追論瑞功封子萌津亭侯萌字文始有才學與王粲善粲作詩贈萌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云何焯校本榮改策有人書呂

字於布上負而行於市歌曰布乎有告卓者卓不悟英雄記曰有

呂字持以示卓卓不知其爲呂布也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有書三尺布幅上作兩口相銜之字負之於道歌曰布乎及布殺卓

負布者不復見蘇輿曰案東觀漢記載逢萌知莽將敗乃首載蓋

曰哭于市曰辛乎辛乎與此相類蓋俱謬爲賣物者故莽卓不悟

也三年四月帝病新愈大會未央殿卓朝服升車旣而馬驚墮泥

還入更衣其少妻止之卓不從遂行乃陳兵夾道自壘及宮左步

右騎屯衛周巾令呂布等扞衛前後王允乃與士孫瑞密表其事

使瑞自書詔呂授布

集解通鑑胡注使尙書僕射自書詔懼謀泄也

令騎都尉李肅

獻帝紀曰

肅呂布同郡人也集解考異云袁紹傳作李順

與布同心勇士十餘人僞著衛士服於北

掖門內已待卓卓將至馬驚不行怪懼欲還呂布勸令進遂入門

肅已戟刺之卓衷甲不入

集解先謙曰官本少一卓字

傷臂墮車顧大呼曰呂

布何在布曰有詔討賊臣卓大罵曰庸狗敢如是邪布應聲持矛

刺卓趣兵斬之

趣音促九州春秋曰布素使秦誼陳衛李黑等僞作宮門衛士持長戟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挾又

卓車或又其馬卓驚呼布布素施鎧於衣中持矛即應聲刺卓墜於車集解先謙曰官本無卓到宮門黑等以長戟九字主簿

田儀

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及卓蒼頭前赴其尸布又殺之馳齎赦書已令宮

陛內外士卒皆稱萬歲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

裝市酒肉相慶者填滿街肆

集解惠棟曰卓別傳云長安酒肉爲之踊貴

使皇甫嵩攻

卓弟旻於鄒塢殺其母妻男女盡滅其族

英雄記曰卓母年九十走至塢門曰乞脫我死

即時

斬首乃尸卓於市天時始熱卓素充胭脂流於地

集解惠棟曰英雄記云膏流浸

地草爲之丹

守尸吏然火置卓臍中光明達曙如是積日諸袁門生又

聚董氏之尸焚灰揚之於路塢中珍藏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

斤錦綺績縠素奇玩積如丘山初卓曰牛輔子壻素所親信使

曰兵屯陝輔分遣其校尉李傕郭汜張濟

英雄記傕北地人劉艾獻帝紀曰傕字稚然汜

張掖人

將步騎數萬擊破河南尹朱雋於中牟因掠陳留潁川諸縣

殺略男女所過無復遺類呂布乃使李肅曰詔命至陝討輔等輔

等逆與肅戰肅敗走弘農布誅殺之其後牛輔營中無故大驚輔

懼乃齎金寶踰城走左右利其貨斬輔送首長安

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

素待之過急盡以家寶與之自帶二十餘餅金大白珠嬰胡謂輔

曰城北已有馬可去也以繩繫輔腰踰城懸下之未及地丈許放

之輔傷腰不能行諸胡共催汜等曰王允呂布殺董卓故忿怒并

取其金并珠斬首詣長安

州人并州人其在軍者男女數百人皆誅殺之牛輔既敗眾無所

依欲各散去催等恐乃先遣使詣長安求乞赦免王允已爲一歲

不可再赦

集解先謙曰漢時語曰一歲再赦嬰兒啼啞見崔實政論

不許之催等益懷憂懼不

知所爲武威人賈詡時在催軍說之

魏志曰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爲平津尉遷討虜校尉

牛輔屯陝詡在輔軍輔既死故詡在催軍

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諸君若弃軍

單行則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已攻長安爲董公報仇

事濟奉國家已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後也催等然之各相謂曰

京師不赦我我當已死決之若攻長安剋則得天下矣不剋則鈔

三輔婦女財物西歸鄉里尙可延命眾已爲然於是共結盟率軍

數千晨夜西行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州

春秋曰胡文才楊整修皆涼州人王允素所不善也及李傕之叛乃召文才整修使東曉喻之不假借以溫顏謂曰關東鼠子欲何

爲乎即往曉之於是二人往實召兵而還集解惠棟曰注榮戰死揚整修即楊定也與平元年爲安西將軍二年遷後將軍

軫已眾降催隨道收兵比至長安已十餘萬與卓故部曲樊稠李

蒙等合

袁宏紀曰蒙後為催所殺

圍長安城峻不可攻守之八日呂布軍有

叟兵內反

漢代謂蜀為叟兵也

引催眾得入城潰放兵虜掠死者萬餘

人殺衛尉种拂等

集解錢大昕曰按獻帝紀种拂傳皆云太常非衛尉也

呂布戰敗出奔王

允奉天子保宣平城門樓上

三輔黃圖曰長安城東面北頭門號宣平門

於是大赦天

下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

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曰臣無作威作福將軍乃放縱欲何為乎催

等不應自拜署催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樊稠等皆為中郎將也

遂圍門樓其表請司徒王允

出問太師何罪允窮蹙乃下後數日見殺催等葬董卓於鄜並收

董氏所焚尸之灰合斂一棺而葬之葬日大風雨霆震卓墓流水

入藏漂其棺木

獻帝起居注曰冢戶開大風暴雨水土流入村出之棺向入輒復風雨水溢郭戶如此者三四冢中

水半所稠等共下棺天風雨益暴甚遂閉戶戶閉大風復破其冢集解先謙曰官本天風雨作又風雨催又遷車騎

將軍開府領司隸校尉假節汜後將軍稠右將軍張濟為鎮東將

軍並封列侯催汜稠共秉朝政

集解先謙曰此時實五府並建蓋多擁空名

濟出屯弘

農呂賈詡爲左馮翊欲侯之詡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乃

止更呂爲尙書典選明年夏大雨晝夜二十餘日漂沒人庶又風

如冬時帝使御史裴茂訊詔獄原繫者二百餘人其中有爲催所

枉繫者催恐茂赦之乃表奏茂擅出囚徒疑有姦情請收之詔曰

災異屢降陰雨爲害使者銜命宣布恩澤原解輕微庶合天心欲

釋冤結而復罪之乎一切勿問初卓之入關要韓遂馬騰共謀山

東獻帝傳曰騰父平扶風人爲天水蘭干尉失官遂留隴西與羌雜居家貧無妻遂取羌女生騰遂騰見天下方

亂亦欲倚卓起兵興平元年馬騰從隴右來朝進屯霸橋時騰私

有求於催不獲而怒遂與侍中馬宇右中郎將劉範

馬之子集解惠棟曰本紀

及种邵傳皆

前涼州刺史种邵中郎將杜襲

獻帝紀曰襲與賈詡有隙脅扶風吏人爲

騰守槐里欲共攻催催令樊稠及兄子利合兵攻催連日不決韓

數萬人攻圍槐里夜梯城城陷斬襲梟首

遂聞之乃率眾來欲和騰催既而復與騰合催使兄子利共郭汜

樊稠與騰等戰於長平觀下

前書音義曰長平坂名也在池陽南有長平觀去長安五十里

遂騰

敗斬首萬餘級种邵劉範等皆死遂騰走還涼州稠等又追之韓

遂使人語稠曰天下反覆未可知相與州里今雖小違要當大同

欲共一言乃駢馬交臂相加也

駢並

笑語良久軍還利告催曰樊韓

駢馬笑語不知其辭而意愛甚密於是催稠始相猜疑猶加稠及

郭汜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

獻帝起居注曰催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

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催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

時長安中盜賊不禁

白日虜掠催汜稠乃參分城內各備其界猶不能制而其子弟縱

橫侵暴百姓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

啖音徒敢反

白骨委積臭穢滿路帝使侍御史侯汶

音問集解惠棟曰汶字文林太原中都人見宗都碑

陰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經日而死者無限帝疑賦卹有虛布

也卿乃親於御前自加臨檢既知不實使侍中劉艾出議有司於

是尙書令已下皆詣省閣謝集解劉放曰案文閣當作閭閭門也奏收侯汶考實詔

曰未忍致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後多得全濟明年春催因會刺

殺樊稠於坐獻帝紀曰催見稠果勇而得眾心疾害之醉酒潛使外生騎都尉胡封於坐中拉殺稠由是諸

將各相疑異催汜遂復理兵相攻袁宏記曰李催數設酒請汜或留汜止宿汜妻懼與催婢妾私

而奪己愛思有以離間之會催送饋汜妻乃以鼓爲藥汜將食妻

曰食從外來儻或有故遂摘藥示之曰一柄不兩雄我固疑將軍

之信李公也他日催請汜大醉汜疑催藥之絞糞汁飲之乃解於

是遂相猜疑也集解惠棟曰韓子有度篇云毋弛而弓一棧兩雄

一棧兩雄其闕頗顯安西將軍楊定者故卓部曲將也懼催忍害乃與汜合

謀迎天子幸其營催知其計即使兄子選音纖將數千人圍宮已車

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獻帝春秋云使虎賁王曹等三百人以輜車三乘載帝及伏后幸催營及迎宮人

公卿家屬入塢棟案王曹當作王昌太尉楊彪謂選曰古今帝王無在人臣家者諸

君舉事當上順天心奈何如是遲日將軍計決矣帝於是遂幸催

營彪等皆徒從亂兵入殿掠宮人什物催又徙御府金帛乘輿器

服而放火燒宮殿官府居人悉盡帝使楊彪與司空張喜等十餘

人和催汜汜不從遂質留公卿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尙書王隆光祿勳劉淵衛尉士孫瑞太僕韓融

廷尉宣璠大鴻臚榮邵大司農朱雋將作大匠梁邵屯騎校尉姜宣等邵一作紹

彪謂汜曰將軍達人間

事奈何君臣分爭一人劫天子一人質公卿此可行邪汜怒欲手

刃彪彪曰卿尙不奉國家吾豈求生邪左右多諫汜乃止

集解惠棟曰袁

宏紀中郎將楊密諫汜乃止

遂引兵攻催矢及帝前

獻帝紀曰汜與催將張苞張龍謀誅催汜將兵夜攻

催門候開門內汜兵苞等燒屋火不然

又貫催耳催將楊奉本白

波賊帥乃將兵救催於是汜眾乃退是日催復移帝幸其北塢唯

皇后宋貴人俱催使校尉監門隔絕內外

獻帝紀曰催令門設反

不能得冷水飢渴流離上以前移宮人及侍臣不得以穀米自隨

入門有禁防不得出市困乏使就催索粳米五斛牛骨五具欲爲食賜宮人左右催不與米取久牛尋復欲徙帝於池陽黃白城池

肉牛骨給皆已臭蟲不可咬食

三

縣故城在今涇陽縣西北集解惠棟曰樂史云黃白城在耀州三原縣西南十五里秦曲梁宮在城內三原本漢池陽地王伯厚云李惟亂政天子東遷三輔飢君臣惶懼司徒趙溫深解譬之乃止

詔遣謁者僕射皇甫鄴和惟汜

集解惠棟曰獻帝起居注云天子以鄴涼州舊姓有專對之才遣令

和惟汜按鄴嵩從子

鄴先譬汜汜即從命又詣惟惟不聽曰郭多盜馬虜耳

何敢欲與我同邪必誅之君觀我方略士眾足辦郭多不多又劫

質公卿所爲如是而君苟欲左右之邪

左右助也音佐又

汜一名多鄴曰

今汜質公卿而將軍脅主誰輕重乎惟怒呵遣鄴因令虎賁王昌

追殺之昌僞不及鄴得已免惟乃自爲大司馬

獻帝起居注曰惟性喜鬼怪左道之

術常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劾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於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持節拜惟爲大司馬在三公與郭汜相攻連月死者

已萬數張濟自陝來和解二人仍欲遷帝權幸弘農帝亦思舊京

因遣使敦請惟求東歸十反乃許

袁宏紀曰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宣諭十反集解先謙曰

官本作濟從太官令考證云監本作濟使天官令王會汾云按前

書百官公卿表及劉昭百官志並無天官令之名從宋本改式本

武或作車駕即日發邁獻帝起居注曰初天子出到宣平門當度橋

兵數百人皆持大戟在乘輿車前侍中劉艾大呼云是天子的使

侍中楊琦高舉車帷帝言諸兵汝卻何敢迫近至尊邪汜等兵乃

眾咸稱萬歲李催出屯曹陽曰張濟為驃騎將軍復還屯陝遷郭

汜車騎將軍楊定後將軍楊奉與義將軍又曰故牛輔部曲董承

為安集將軍蜀志曰承獻帝舅也裴松之汜等竝侍送乘輿汜遂

復欲脅帝幸鄒定奉承不聽汜恐變生乃棄軍集解惠棟曰袁宏

山還就李催車駕進至華陰帝王紀曰帝以尚書郎郭博喻汜曰

卿真庸人賤夫為國上將今天子有命何須留之吾不忍見卿所

行請先殺我以章卿惡汜得博言切意乃少喻集解惠棟曰袁宏

紀云詔尚書郭博喻汜云朕遭難難越在西都都感惟宗廟靈爽何

日不數天下未定厥心不革武夫宣威儒德合謀今得東移望遠

若近視險如夷宏寧輯將軍段熲乃具服御及公卿曰下資儲請

帝幸其營初楊定與熲有隙遂誣熲欲反乃攻其營十餘日不下

袁宏紀曰熲與楊定有隙熲迎乘輿不敢下馬揖馬上侍中种輯素與定親乃言曰段熲欲反上曰熲屬來迎何謂反對曰迎不至界拜不下馬其色變必有異心太尉楊彪等曰熲不反臣等敢以死保車駕可幸其營董承楊定言曰郭汜今且將七百騎來入熲營天子信之遂露次於道南奉承定等功也而熲猶奉給御膳稟贍百官終無二意李

傁郭汜既悔令天子東乃來救段熲因欲劫帝而西楊定爲汜所

遮亡奔荊州而張濟與楊奉董承不相平乃反合傁汜共追乘輿

大戰於弘農東澗承奉軍敗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皆棄其婦

女輜重御物符策典籍略無所遺獻帝傳曰掠婦女衣被遲遲不

凍死及嬰兒隨射聲校尉沮傁被創墜馬李傁謂左右曰尚可活

不傁罵之曰汝等凶逆逼迫天子亂臣賊子未有如汝者傁使殺

之袁山松書曰傁年二十五其天子遂露次曹陽集解玉補曰是

督戰警寶負其屍而瘞之西迎大駕卽宮鄴都見紹傳補按紹傳車駕爲李傁所追於曹陽

授進是謀考之袁紀通鑑實爲興平二年之冬十二月及曹操奉迎車駕則帝已還洛陽時爲建安元年八月帝以庚申出轅轅而東已已幸曹操營遂遷都許是授謀發於操未奉迎之前者且數

月矣格於郭圖滔于瓊之梗議紹承奉乃誦催等與連和而密遣

不果從而遂爲操所先卒如投料閒使至河東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及南匈奴右賢王去卑

並率其眾數千騎來與承奉共擊催等大破之斬首數千級乘輿

乃得進董承李樂擁衛左右胡才楊奉韓暹去卑爲後距催等復

來戰奉等大敗死者甚於東澗自東澗兵相連綴四十里中方得

至陝乃結營自守時殘破之餘虎賁羽林不滿百人皆有離心承

奉等夜乃潛議過河

袁宏紀曰催汜繞營叫呼吏士失色各有分散意李樂懼欲令車駕御船過砥柱出盟津

楊彪曰臣弘農人也

自此以東有三十六難非萬乘所當登宗正

劉艾亦曰臣前爲陝令知其危險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況今無

慮是也使李樂先度具舟船舉火爲應帝步出營臨河欲濟岸

高十餘丈乃弓絹縋而下

縋音直類反

餘人或匍匐岸側或從上自投

死亡傷殘不復相知爭赴船者不可禁制董承已戈擊披之斷手

指於舟中者可掬同濟唯皇后宋貴人

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弘之女也見獻帝起居注

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數十人其宮女皆為催兵所掠

奪凍溺死者甚眾既到太陽止於人家太陽縣屬河東郡前書音義曰在太河之陽也即今

陝州河北縣是也十三州記曰傳巖在其界今住穴尚存集解惠棟曰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城南太河之陽也樂史云太陽津在陝

縣西北四里即茅津也然後幸李樂營百官飢餓河內太守張楊魏志曰楊字稚叔雲

中使數千人負米貢餉帝乃御牛車因都安邑河東太守王邑奉

獻綿帛悉賦公卿已下封邑為列侯邑字文都北地涇陽人鎮北

注北地涇陽人兩漢志北地有涇陽縣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離石

長北地泥陽王邑文都則邑富為泥陽人傳寫誤耳案獻帝起居

注邑封安拜胡才征東將軍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其壘

壁羣豎競求拜職刻印不給至乃已錐畫之或齋酒肉就天子燕

飲魏志曰乘輿時居棘籬中門戶無闕閉天子與羣臣會兵士伏

侍籬上觀互相鎮壓以為笑諸將或遣婢詣省問或齋酒送天子

閣周壽昌曰案此時天子居棘籬中尚有何省問可詣乎省問即

存問恐魏書本如又遣太僕韓融至弘農與催汜等連和集解惠

是不必作問字也

帝春秋云十二月使侍中史時太僕韓融奉詔詔張濟悉遣宮人公卿已下婦女及乘輿服物車物諸見略者皆詣安邑時直里切

催乃放遣公卿百官頗歸宮人婦女及乘輿器服初帝入關三輔

戶口尙數十萬自催汜相攻天子東歸後長安城空四十餘日強

者四散羸者相食二三年閒關中無復人跡建安元年春諸將爭

權韓暹遂攻董承承奔張楊楊乃使承先繕修洛宮七月帝還至

洛陽集解王補曰袁紀八月辛丑天子入南宮楊安殿通鑑從之卓傳以爲七月不日疑誤幸楊安殿張楊

曰爲己功故因曰楊名殿獻帝起居注曰舊時宮殿悉壞倉卒之際拾摭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也乃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楊

當出扞外難何事京師遂還野王楊奉亦出屯梁乃曰張楊爲大

司馬楊奉爲車騎將軍韓暹爲大將軍領司隸校尉皆假節鉞暹

與董承竝留宿衛暹矜功恣睢恣睢自任用之貌睢音火季反干亂政事董承患

之潛召兗州牧曹操操乃詣關貢獻粟公卿曰下因奏韓暹張楊

之罪暹懼誅單騎奔楊奉帝曰暹楊有翼車駕之功詔一切勿問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爲列侯贈沮儁爲

弘農太守

袁宏紀曰誅議郎侯新尚書馮碩侍中壺崇討有罪也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侍中丁冲种輯尚書僕

射鍾繇尚書郭博御史中丞董芳彭城相劉艾馮翊韓斌東郡太守楊眾議郎羅邵伏德趙慈爲列侯賞有功也贈射聲校尉沮儁

爲弘農太守旌死節也集解惠棟曰曹操曰洛陽殘荒遂移帝幸

注侍中壺崇壺當作臺詳見獻帝紀曹操曰洛陽殘荒遂移帝幸

許集解王補曰起定與汜合謀迎天子訖移帝幸許備敘羣凶劫持車駕流離顛沛之狀及曹氏挾帝之由以明卓雖伏誅其禍

實卓致楊奉韓暹欲要遮車駕不及曹操擊之獻帝春秋曰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

東楊奉韓暹引軍追之輕騎既至操設伏兵要于陽奉暹奔袁術

城山畎中大敗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畎作狹是遂縱暴揚徐聞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懼走并州道爲

人所殺九州春秋曰暹失奉孤特與千胡才李樂留河東才爲怨

家所害樂自病死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郭汜爲其將伍

習所殺三年使謁者僕射裴茂詔關中諸將段熲等討李傕夷三

族與略曰備頭至呂段煨為安南將軍封闔鄉侯闔鄉今鄆州縣也說文闔今作

誤也四年張楊為其將楊醜所殺魏志曰楊素與呂布善曹公

兵東市遙為之執其將楊醜殺楊以應曹公曰董承為車騎將軍

開府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已百官備員而已集解王補

言唐亡於黃巢漢亡於董卓然較其凶毒卓倍於巢擅行廢立掘

暴陵墓劫遷都畿自古亂臣賊子借逆不軌之謀悉萃一身雖速

伏天誅而人綱既墜由是車駕播越寄命羣盜露次棘離不知所

屈卒致奉迎都許挾令諸侯遂階曹氏之篡殄滅漢祚范史傳寫

如繪永帝忌操專偏乃密詔董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

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更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

郎吳碩結謀集解惠棟曰案事泄承服輯碩皆為操所誅韓遂與

馬騰自還涼州更相戰爭乃下隴據關中操方事河北慮其乘閒

為亂七年乃拜騰征南將軍遂征西將軍竝開府後徵段煨為大

鴻臚病卒

集解惠棟曰劉艾獻帝紀云煨為大復徵馬騰為衛尉

封槐里侯騰乃應召而留子超領其部曲十六年超與韓遂舉關

中背曹操擊破之遂超敗走騰坐夷三族超攻殺涼州刺史韋

康太僕端之子也弟誕魏光祿大夫集解先謙曰官本端作瑞考證曰注太僕瑞之子也瑞字舊本毛本作端康為荀或所進舉

見或復據隴右十九年天水人楊阜破超魏志曰阜字義山天水人馬超率萬餘人攻冀城阜率國士大夫及宗族子弟勝兵者千餘

人使弟岳於城上作偃月營與超接戰自正月至八月拒守而救兵不至超入拘岳於冀殺刺史太守阜內有報超之志而未得其

便外兄姜敘屯歷城阜少長詣敘家見敘母說前在冀中時事獻敘悲甚敘曰何為耳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

視息天下時敘母慨然救從阜計超聞阜等兵起自將出襲歷城得敘母罵之曰若背父之逆子弑君之桀賊天地豈久容敢以面

目視人乎超怒殺之阜與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集解劉放曰注阜少長詣敘家又云得敘母罵之曰案

此言阜自少長於敘家後人不曉妄加一詣字下文少敘母二字超奔漢中降劉備

蜀志曰超字孟起既奔漢中聞備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備遣迎超將兵徑到城下漢中震

怖璋即韓遂走金城羌中為其帳下所殺初隴西人宗建在枹罕稽首

自稱河首平漢王建以居河上流署置百官三十許年曹操因遣

魏志曰淵字妙才沛國人也爲征西護軍魏太祖使帥諸將討建拔之

因遭崩剝之劫

知其義倫攸敘左傳曰裂

剗比干之心剗也斬也紂剗比干之脛

屈情羅用鄭泰

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
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

無有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及殘
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

善曰火炎豈
燭玉石俱焚
版蕩

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舉毛萇注云版反也
 澤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

湯之什曰鄭注云湯蕩蕩之法度廢壞之貌嗚呼人之生也難矣傳左

天地之不仁甚矣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

前書音義曰四千五百歲爲一元之初
入元百六歲

有陽厄故曰過剝成災勿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董卓滔天干逆
百六之會滔漫也尚書三才曰象龔滔天方夏崩沸方四方夏華夏也詩小雅皇京烟埃
無禮雖及餘祲遂廣左傳曰多行無禮必自及矢廷王輅兵纏魏象周禮巾車氏掌王之
五輅纏遠也魏象闕也區服傾圯人神波蕩

後漢書集解卷七十二校補

董卓傳字仲穎注卓父君雅為潁川輪氏尉生卓及弟旻錢大昭曰英雄

記卓父有三子長子耀字孟高早卒次即卓

為州兵馬掾常徽守塞下注仲穎巡徼京師仲穎官本作中尉是

伯玉等乃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注國扶以到護羌營殺之官本注國

下有等字今案扶護也援也此作扶無義當是挾之譌

執金吾袁滂為副注袁宏漢記曰官本注記作紀後文由是諸將各相疑異注袁宏記曰同今案

注中紀記互誤各本多有官本亦未能悉正

乃拜卓前將軍柳從辰曰袁紀中平五年特進卓為驃騎將軍是年十二月稱前將軍屯右扶風討王國今案續志

驃騎將軍位亞大將軍至前將軍則雜號將軍也卓以前未嘗獨將何以得拜驃騎將軍既驃騎將軍矣而又降稱前將軍中

隔車騎將軍衛將軍二位相差抑太遠范書不載魏志亦無恐或誤也

又無壯事官本事作士

策免司空劉宏注宏字于高官本作高是

遂齊太后策廢少帝王補曰此卓矯董太后策也案廢少帝在是年九月董太后

崩於是年六月謂卓矯董太后策是矯遺詔也於說太室世見魏志注引獻帝起居注載有廢帝策文云皇太后敎無母儀統政荒亂以為非何太后之辭似也然下又接云永樂太后暴崩眾論惑焉又豈董太后之辭哉大抵起居注本不足據此策以廢帝及迫何太后還政并為一時一事尤為謬誤似此大事必當從正史

更封鄧侯注鄧今岐州縣今鳳翔府鄧縣東北

尋進卓為相案自孝哀政丞相為大司徒光武承之不更置相獻帝復置相自董卓始至曹操終矣卓為相國而不省司徒務自矜高於官制惛然也而司徒王允卒能以其權

陰制之操為丞相並廢三公使大權歸於一己固自以為優於卓而實則甘心為卓之所為而已

及長安銅人鍾虞飛廉銅馬之屬注又如豹文官本注又張璠紀亦作文是

曰太史靈臺及永安侯銅蘭楯官本侯作侯

卓臨洮人也官本洮或誤洮

侍中汝南伍瓊注瓊字德瑜

侯康曰蔡中郎京兆樊惠渠頌有伍瓊光和時為京兆縣令

請曰不及為罪集解劉敞曰

至又倒以字

案請以不及為罪乃陳謝請罪之辭非自辯無

罪也不及者自明懷土瞻安不足以知國家大計才識不及不堪大位請以此為罪得從罷黜不以沮國事從重比也如自辯無罪則止云請不為罪足矣而云請不以及罪語反費解劉說蓋非

榮遇堅於梁注故城在今汝州梁縣西南

官本注未有也字梁今地已見劉盆子傳

進屯梁縣之陽人注梁縣屬河南郡今汝州縣也陽人聚故城在

梁縣西

案章懷此注與上無別今汝州縣也應改云已見上又案陽人聚並見獻紀

進軍大谷注在故嵩陽西北三十五里

官本注作八十五里

時人號竿摩車注今俗以事干人者謂之相干摩

官本注相干摩干仍作竿今案

注本通竿於干承上干人來作干為長

卓施帳幔飲設

案魏志原文本無設字此飲設當作設飲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封子萌津亭侯

官本注津作車

有人書呂字於

布上集解惠棟曰至負布者不復見侯康曰御覽七百三十五

常有巫都言禱求福利言從卓求布倉卒無布有手巾言曰可

用耳取便書巾上如兩口一口大一口小相累一舉謂卓曰慎

帝病新愈官本病作疾

布應聲持矛刺卓注挾又卓車官本注挾誤俠

王允以為一歲不可再赦不許之案獻紀初平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四月誅卓五月又大赦天下

李傕等陷長安六月又大赦天下方惟等乞赦時是歲已再更

赦矣允安得為是言乎且卓誅後允原無意罪其部曲故胡軫

徐榮並得無嫌是其證也惟惟允復從牛輔拒敗李肅軍又殺

并州男女數百人新有罪及輔敗從求特赦事容有之允固疑

特赦非所以安之故仍不許官本注

王允聞之乃遣卓故將胡軫徐榮擊之於新豐注即往曉之官本注即

作卿是案即蓋本是卿字殘缺允遣卓故將往仍欲自明無猜

而適以償事坐輕敵致敗也不思惟允之來求生於死正如困

獸之思鬪誠令皇甫嵩深溝高壘拒之於前而使朱雋率一

軍以規其後更遣徐榮等誘降其眾賈詡雖智尚安所施乎

已十餘萬

原本十字殘訛不成字
依魏志正官本不誤

於是大赦天下

侯康曰御覽六百五十二引海內先賢傳王允更
赦書曰射帝營宮闕不從此令是日遂及於難今

案所載與傳後
數日見殺異

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注催為揚武將軍汜為揚烈將軍

注揚

武揚原譌陽揚烈揚原譌楊
皆據袁紀正官本注不誤

並封列侯

柳從辰曰袁紀催封池陽侯汜鄠陽侯
後又更封美陽侯稠萬年侯濟平陽侯

疑有姦情請收之

官本情
作故

要韓遂馬騰注為天水蘭干尉

蘭干縣今關李兆洛云鞏昌府境
干原譌于依續志正官本注不誤

豆麥二千萬

官本千
作十是

帝使侍御史侯汶注音問

官本注
問作聞

汜妻懼與催婢妾私

柳從辰曰今袁紀
作懼催與汜婢妾

呂車三乘迎天子皇后集解惠棟曰至

及迎宮人公卿家屬入塢

柳從辰曰袁紀云天子一乘貴人伏氏一乘黃門侍郎賈詡左
靈一乘其餘諸臣皆步今案獻帝春秋漏載賈詡左靈而旁及
公卿家屬則非三乘所能容又獻紀是年三月李傕脅帝幸其
營四月乃立貴人伏氏為皇后是車迎之時后尚為貴人亦以
袁紀稱貴人為得其實獻帝春秋稱伏后乃追稱也惠
氏舍袁紀而取此者重在與傳文合蓋補注之體宜然

十反乃許注濟使天官令孫篤校尉張式柳從辰曰袁紀作太官

皆棄其婦女輜重注遲遠不時解官本注時誤待

催使殺之注其督戰嘗寶柳從辰曰袁紀作嘗置

招故白波帥李樂韓暹胡才帥原作師依魏志改官本不誤

岸高十餘丈乃以絹縋而下柳從辰曰袁宏紀岸高十餘丈不得

扶后一手挾絹十匹董承使符節孫儼執觀從人間斫后左靈

曰卿是何等人也以刀捍之殺旁侍者血濺后衣伏德以馬轡

不可親腰以絹為輦下同濟惟皇后宋貴人注宋貴人名都常山太守泓之女也見獻帝

起居注案此注應在上文唯楊彪董承及后父執金吾伏完等

皇后宋貴人俱下

數十人

柳從辰曰據袁紀同渡者皇后貴人外有郭趙二宮人伏完外有宗正劉艾侍中种輯羅邵尚書文楨郭浦中

丞楊眾侍郎趙泳尚書郎馮碩中官僕射伏德侍郎王稠羽林郎侯折南郡太守左靈府史數十人案伏德后兄非中官也官或宮之誤百官志有中宮黃門允從僕射雖本宦職但其時大誅宦官之後必已改用士人以后兄為之可以無嫌也

拜胡才征東將軍

案照下文征上亦應有為字

張楊為安國將軍皆假節開府

柳從辰曰袁紀拜胡才為征北將軍領并州牧李樂為征西將軍領涼州牧韓暹為征東將軍領幽州牧與此異今案魏志又作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為征北將軍與兩書所記復有不同莫能正也

七月帝還至洛陽集解王補曰

至卓傳以為七月不日疑誤

案獻紀建

安元年七月甲子車駕至洛陽幸故中常侍趙忠宅八月辛丑幸南宮楊安殿是至洛陽本七月甲子入南宮本八月辛丑袁紀通鑑並與范書紀傳合獨此傳幸楊安殿之上畧去月日蓋專為張楊以繕修宮殿為己功發不重在臨幸之月日且避與獻紀複也王補乃即以帝至洛陽之日為入宮之日實自有誤會耳

於是封衛將軍董承輔國將軍伏完等十餘人注誅議郎侯所至

東郡太守楊眾

柳從辰曰今袁紀議郎作羽林郎所作折東郡太守作東萊太守

曹操擊之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吠作狹是謹案狹與吠同吠隱

疑即吠之訛然廣雅釋山用吠條錢谷釋名釋山山下根之受雷處曰吠又攷工記匠人注及莊子讓王釋文引司馬注皆云

壘中曰吠書禹貢岱吠絲泉爲孔傳則直云吠谷也說正與廣雅合

遂縱暴揚徐閭志正官本不誤

遲懼懼走并州官本作遲懼走還并州今案下接云道爲人所殺則未得還并州甚明於文正合言走并州不合言

走還并州也懼懼當係惶懼之訛

張濟飢餓出至南陽攻穰戰死柳從辰曰袁紀濟至南陽爲飛矢所中死從子繡領其眾案亦見本

書劉表傳

四年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集解錢大昕曰案獻帝紀在三年十

二月柳從辰曰袁紀亦屬之三年與獻紀合疑傳誤也又楊醜袁紀作駐固亦異

尙有盜竊之道焉注莊子跖之徒問於跖曰官本注莊子下有曰字

方夏崩沸注山冢萃崩官本注萃作卒

兵纏魏象注魏象闕也

案周官象魏本謂懸象之闕范氏爲贊倒作魏象取協廣蕩實六代辭章靡敝之失